

《巫·緹利祖老虎故事集》自選一完整章節內容：

第三個故事 村子

到底哪裡才是東方，何處是西方，阿烏不知道一覺醒來，姊姊又要前往何方去尋找姊夫。姊夫住的地方，聽說有老虎。老虎需要廣大的生活空間，最怕的就是藩籬，一座又一座的界線。

小名阿烏的人，是阿利的妹妹。她仰頭，呆坐在一座有虎名的村莊外，看滿天的星星，直到阿利呼喊她。

當阿利要出去找丈夫的時候，阿烏會幫阿利穿好衣服，披上外套，彷彿阿利就要變成不是平常的阿利，阿利多半還會帶上兩個孩子，一男一女。全仰賴阿烏幫他們一一穿上衣服，披上外套，猶如山林裡的故事，插上畚箕就會變成老鷹一樣，阿利母子三人所穿的，更像是羽毛，變成鳥一般。

阿利就那麼走出去，有時也叫計程車，搭上船，趕上火車，坐上飛機。

他繫著皮帶，牽了狗出門，卻總是忘了回家。

他說：忘了，在另一個地方，那裡有過一個家。

跟阿利一樣的妻子？

那樣的家，也長出了一兒一女？

阿利追了出去，有時會在海邊找到釣魚的他，有時會在森林裡碰見他在朋友的果園裡，他也搭上飛機，去到遙遠的地方，在草原裡，在曾經滿布著牛隻的地區，在好似有過城牆的村子，最後只剩下簡陋木頭的房子，在那樣的地域，養著令他著迷的魚。他也曾經說過，只是去巡田水，最後卻走到東部的海岸線。他還去大大小小溪邊撿石頭，也去大大小小的山林裡拾木頭，他幾乎沒有一刻待在家，好似他還在吉普車上，有哨子的聲響，有喊口令的聲音……從外邊大街駛入巷子口，經過，一旁是有虎名的村子。

他漸漸走入有虎名的山，走到有虎名的石頭邊，鑽入曾經有著一座座像箱子又像是孵雞蛋般的屋子，那樣的屋子也有虎名，說形似虎尾，多半都長在離水的不遠處。他在那裡跟什麼人聊天，研究過語言。他還去了更遠的，一樣是虎尾般的屋子，阿利在後頭追著。阿利才剛下車，他立馬又啟程，一個像白日，一個像黑夜。他跑了出去，經過有著小老虎般的平坦地區、丘陵，也坐上火車，在已然沒有土丘的地方，起伏在好似還有土丘的地域，那裡有過老虎？就存在於古地名，誰打了老虎。誰又把老虎誤會是貓狗，還真的有老虎般，由那些地名竄了出來。他找的是老虎，還是山林裡的黑犬，還曾經上山種茶葉。

他是認識老虎的，不管是「虎豹犀兕」，抬起頭吃樹葉讓脖子變短的是黑犀牛，低著頭吃草因此而伸長脖子的是白犀牛，他去過那樣的地方。

他在旅途中，思索，有沒有去過，「水行四百里……又西三百五十里，曰玉山。西王母……豹尾虎齒……有獸……其狀如犬……」在那樣的地方，曾用過著什麼樣的動物，以及什麼樣的米，還有什麼樣的玉器，祭祀。

他還去了，「又北二百二十里……其獸多……白虎」好似那樣的地方。

他口中所說的：「女……山……多虎……。」

他知道昆崙，為黑，為天，「……昆崙……門有開明獸守之，百神之所以……開明獸身

大類虎……西王母……其南有三青鳥，為西王母取食。」

在釣魚的溪邊，在他坐下記號，擺上石塊的位置，溪水悄悄淹沒了他的記號，灰黑的烏雲就要飄至，轉眼大雨便要從上游落在那中下游。

好似有一隻黑犬望著他，就在某處山巔。

鳥在躲雨前的鳴叫聲。

總總，使他憶起了，在一座島上，他的家中，還有等著他的妻小。

「東海之外，甘水之閒……帝俊……生白民……使四鳥：虎、豹、熊、羆……帝俊生黑齒……使四鳥……大荒之中……有人曰鑿齒，羿殺之。」

《淮南子》云：「十日並出……鑿齒、九嬰、大風、封豨、修蛇……堯乃使羿誅鑿齒……」

他想起阿利缺的牙齒，不知道怎麼就缺少的牙齒，在犬齒的位置，又稱為虎牙，是在那樣地方，有什麼脫落了，為何沒戴上先民文獻裡的獠牙，留下烏漆墨黑的一個空洞，兩個空洞，上下都漆黑的洞穴般，猶如把上下四顆牙齒都塗黑。

位在東方的古老部落。

他從東部走向西部，由西方回到東方。

他走了回去，猶如從未出過門一樣，坐入堆滿他的棉被，那張三人座藤椅上，喝阿利泡的一杯濃厚的茶，或許有時，又會牽著狗，出去，只是一會兒？阿利又得帶著一雙兒女，出發。

《山海經》曰：「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濱……虎齒……穴處，名曰西王母。」

在某座山的西邊，在某座大海的西邊，在荒蕪草原還是沙漠的西邊，他會在某個地方，又憶起，阿利的牙齒，阿利越來越常穿起的白色衣裳……阿利又是如何把空無一物的廚房，布置得整潔乾淨，像是放入了石頭，架起爐火，上面放著鍋子，開始烹煮，在那樣的地方，上頭好似還懸有香爐，可能原來是懸在別處，放在廚房的一隅，對著屋外的大水溝，就在後門的位置，放上阿利家原來的祖先般。

他回憶起的，是他村子裡的灶神。

還是土地公之類的。

聽說，應該是跟虎有關的神明。

忙完家務的阿利，所幸趴在那廚房的飯桌上，睡去。模樣好似這塊土地上，還殘存的貓科動物般。

也像是阿利家，過年所祭拜的神像座騎，一隻蜷縮著身軀的老虎。

他是疼愛阿烏的，在阿利生下孩子之前，他把阿烏當自己的女兒看待。

他給阿烏買紅鞋，過年也買紅色洋裝，他還讓阿烏戴紅色的帽子，那樣的帽子繡有老虎的圖案。

阿烏卻很懼怕他。

阿烏像是被阿利硬抓來的，又像是被他逼過來的。他不在家的時候，阿烏倒也自在，阿烏說什麼都像是阿利的孩子之一，是最大的那一個。等阿利與阿烏在家裡忙累了，阿烏也就睡在阿利身邊，蜷縮著身軀，就趴在廚房的飯廳上。

漸漸，阿烏童年那頂紅色老虎帽也就無法保護阿烏，反而開始，有了傷害阿烏的可能性。

女人結婚的那天，最怕遇到白虎。

白虎，明明是西王母的坐騎。

阿利結婚那天，被白虎傷害了？

阿烏還記得姊夫常說的帝俊，是生太陽跟月亮的帝俊？生黑齒和白民的帝俊？黑齒北有湯谷，湯谷上有扶桑，扶桑上有十日。阿利卻像是千里尋夫又望穿秋水的西王母？周穆王故事裡的西王母傷心否？西王母是否憂傷著新人笑舊人哭？阿烏並不想做那樣的女人……那是阿烏的夢境，離婚後的阿烏，偶爾會回想起，童年跟著姊姊與姊夫生活過的那些日子。

那附近有一座名為虎的村子，有人說：村子很久以前是長在泥土上的，至於土是什麼土，可能是滿布著植物的黑色土壤，在還沒有任何生物之前所沉澱下的白色土壤，也可能是乾燥了好幾個世代之後的棕色土壤，有沒有可能是已經裸露幾十萬年以上的灰色土壤，在那樣的土，堆積，還是試圖挖鑿出洞穴，也有可能運用了製造技巧，形成一座人造的土墩、土丘、假山，以至於年代久遠，而以為那的確是一座山，是在那樣的地方。有人居住，就是「土」。能夠祭拜，也就是「社」。假使，還有人能在那樣的聚落裡，蓋上城牆，也就成為了「邨」。當然，有人聚集的地方不會只有一個，也不可能只有一種，有的選擇住在樹木下的，或許就成為「村」。

關於村子的由來，阿烏曾經夢過，得爬上一座山，山好似驟然蠻橫在道路上。倘若那真的是山，換個方式思考，應該說是道路粗魯的開到了山的面前來。

通路嘎然而止般，就停在山的面前。

路，不見了。

夢裡的阿烏，只好手腳並用，試著爬上去。阿烏並沒有想過，其實有其他的路，總覺得要爬上山的另一頭，那裡才有路，繼續通往某座村子。山像是種界線，山那樣的界線是有某種力量的，使得山裡頭，有水嘩啦啦流了下來。阿烏感覺自己使盡全身力氣，硬是將自己貼在一座瀑布上，趴在那斷掉的，曾經是路。腦海裡，停留的是河階。曾在某座山，看過。有一條水流通過了這樣一條路，沉重與龐大的水量，下切了水道，造就了不同時期的階梯。阿烏正在某一段階梯、斷裂的山壁、瀑布，毫無猶豫的從崩塌成為河谷的地方，往上攀爬，嘗試回到原來的道路上。

是以那樣的心情，依循著那次做夢的經驗，莫名開了車，由當時的租屋處，就在夫家老家祖厝所在的聚落內，先是往南，在每年買芒果的市場邊，想起某一年的微笑月亮，金星和土星是眉月的眼睛般，直鮮明在溪水水面上的初春，眾人還穿著過年剛買的嶄新冬衣，由剛吃過芋頭的地方，要往北邊走，回到夫家阿媽度過大半輩子的老家。

阿烏則開了過去，從夫家阿媽家方向，往山上駛了過去。以車子匍匐在山路上，行經吃過芋頭的地方，想著在另一條路上曾經爆發的山洪與土石流。樹木森鬱在路面上，一旁的溪水也透出了冰涼，使得原本炎熱的夏季，不一會兒的清冷了起來。彷彿只有阿烏一個人，如同仍在夢境般，持續往上攀升，沿著水流走過的道路，感到山的刻意，又是路的霸道，漸漸駛入，會冒著熱氣與白煙的溫泉區。這才想起工作空檔，當阿烏把溼漉漉的頭髮由浴帽裡，拉了出來，纏上了毛巾，任由全身汗水都風乾在圖書館外，終究還是得繼續等待雇主所約定的時間，而不得不踏上臺階，走進圖書館，隨手翻閱的一本書，讓阿烏看見一行字，大約是在描述歐洲人口耳相傳的故事，關於在島的南部似有火山。

火山，總讓阿烏想到姊夫所說的湯谷，十顆太陽洗澡的地方，像極了火山裡的某座溫泉。

地熱是如何形成的，因此加熱著山泉水。一行人開開心心浸泡在溫泉裡的時候，根本沒想過那麼多，只想著身體能否更健康，皮膚是否會因此水潤白皙，以及那長年的腰酸背痛能否得以舒緩，應該還有更多更多的，許多人對於溫泉的看法。一個人開車的時候，可以想的東西也多了，不只是溫泉的療效，還有關於窗外的白煙、溫泉池的氣味、硫磺的味道？地底下是否曾有火山。什麼是火山？歐洲人在船上，經過這座島時，所看見的模樣，究竟是一座什麼樣景觀的島嶼，也使阿烏感到好奇。

女兒總說阿烏的說詞含糊不清，老是提到哪裡、什麼、那樣、哪樣之類的。女兒說的話，彷彿跟阿烏不同。阿烏雖多半聽的懂，卻也不是完全瞭解。就像阿烏認為自己所說的語言，承繼著夫家阿媽家的語言，明明沒有血緣關係，卻好似親生似的。阿烏還說自己的氣喘，全是遺傳自夫家阿媽。

阿烏的女兒自是不懂，母親對阿祖的那種親暱，究竟源於什麼樣的關係，就如同對阿烏的女兒來說，阿烏跟阿祖所說的話，彷彿是異國語言般的難以理解。

阿烏熟識著這座島上的一些語言，好似阿利那樣，去過了曾經匯聚著什麼的山林，所學到的語言。出嫁之前，阿烏幾乎沒出過什麼遠門，就是常去阿利家住上幾天，有時也個把月的待下。阿烏因此能聽到各種語言，阿烏卻是選擇性的，只是熟悉著小時候在家所說的與上學讀書後的語言而已，其他的語言都像是某種音變關聯，在阿烏的耳中，也不過就是暫時施工，繞路行走而已，盡是殊途同歸般。

阿烏真知道該走哪一條路，得從什麼地方出發，最終又會如何去到自己所想的某一個地域那般。以至於車上並沒有導航裝置，好似已經去過了，走過了很多遍，就像上下學的路線一樣，自然，不需要經過思考，是從老家到又一處老家，是更為久遠以前居住過的地方，明明沒去過的，可在心裡，是怎樣理解的。不過，阿烏沒想明白的，是關於火山的紀錄。阿烏也是最近才從書上閱讀得知。阿烏以為這座島上，並沒有火山。附近的離島，也沒有火山般。

也無法想像火口湖……位在高山上的天池，是火口湖嗎？什麼又是天池喏。阿烏只是開了過去，在該休息的時候，尋找能休憩的地點。那樣的空間，多半在路上，老舊的招牌，或者不新不舊的招牌，卻是殘存著幾十年前的配色，使用著過去的字體，標示出了很久以前的老舊字號，是那樣的民宿，不一定會有多麼舒適，或是號稱有什麼讓人得以放鬆的設施，以及美食服務等等，純粹就像是過去某個年代，必須要經過這一路上的那些旅客，所歇腳的，猶如夫家阿媽家附近的旅社，有年老的老闆娘，耐心與客人解說著，關於住宿的規定，房間

全在狹窄的木梯上，用著百年前的木板隔間。當然，不一定是年老的，也不一定是老闆娘，也有年輕的老闆在不新也不舊的櫃檯，說明起關於住宿的規定、房型的介紹與早餐供應的時間，那樣的房間在幾十年前所搭蓋起來的樓房裡，多半位於二、三樓的位置，一樓是公共空間與櫃檯人員的休息室。

老闆可能住在同一棟民宿，又或者是在隔壁樓房，也可能是在附近的水泥紅磚平房。

老闆交代了，進出的時間門禁與退房規定。

遞給阿烏的，是一把連著壓克力鑰匙圈，印刷著房號，明明很微小，卻顯得沉重的鑰匙。

沉重的鑰匙圈掩蓋著不起眼，卻是重要的鑰匙。

猶如阿烏對房間的想法，房間裡簡單布置下的寂寥，相對起外頭那樓房所呈現出紅磚水泥吊掛著大塊、厚實又顯眼的招牌。

阿烏在那樣的房間，洗了熱水澡，在附近的雜貨店，買了泡麵。

阿烏並沒有設下，一定要在規定的時間內，到達阿烏想去的地點。

或許，是因為工作的緣故……雇主約定好的日期與時間，阿烏前往，打掃，還原一間屋子的一塵不染，在某座社區、某棟大樓、某個村子、某庄頭和某社。也有突然改變時間的雇主，使阿烏能有更長的休息時間，脫下避免髮絲掉落的浴帽，把阿烏那頭不知道從何時何日何月何年，莫名開始留起的長髮，從髮圈裡，鬆綁，散落，滴下水流般的汗水，有時，是雨水，任髮梢上的水滴枯竭後，多半，又是準備上工的時間到來。也有過好幾次，阿烏能得空垂掛著風乾後的長髮，步入圖書館，有時注意新書的書架，有時徘徊在旅遊雜誌的區域，也會翻閱報紙，更多時候，阿烏走著走著，會去找尋跟阿烏記憶有關的書籍。

那些多半是史地書籍，阿烏翻閱，望著地圖，似乎把那樣的書，都當成了旅遊景點的介紹書冊。有時，也會有那種，「怎麼阿媽家附近有這樣的地方」，是那樣的想，使阿烏一頁又一頁翻閱過去，想著，找個時間去看看，有機會，繞過去逛逛……接著，阿烏闔上書本，用髮圈把長髮重新纏繞，步出圖書館後，喝了點水，戴上浴帽，在與雇主約定的時間之前，前往雇主需要打掃的地點。

阿烏在路上，住的那些房間，也一定依循著某個人的打掃原則，而始終潔白著地磚，儘管磁磚縫隙是逐年的蒼老，連同房間裡的桌子、椅子和櫃子的木頭縫隙，唯有定期上油的木頭始終維持著往日的光亮。玻璃桌面上，的確是一塵不染，卻因為長年所累積的刮痕，變得朦朧若籠罩著白霧般。泛黃的對講機、舊型的龐大電視、老舊卻泛著金屬亮光的水龍頭，都使阿烏一再複習著，過去每一天以來的那些工作。

阿烏盡可能不弄髒那些房間，想著打掃人員重複著一樣的清潔動作，卻能更快處理完工作細節。若那是阿烏該負責的房間，阿烏會感到相當愉快，以更感謝的心情，面對接下來的打掃與清潔。

阿烏喜歡這份工作嗎？女兒，可能問過阿烏。

阿烏沒有作聲。

在女兒去打工的時間，阿烏或許剛回家。女兒休過幾次學，她想的事情比阿烏多。阿烏不清楚她的事，但女兒也沒打算要讓阿烏操心她的事。儘管阿烏教過女兒煮麵，炒菜，用電鍋

熱飯，卻還是經常看到廚房流理臺殘留著幾條的泡麵。這也使得疲累一天的阿烏，僅能為自己做的，不過也是泡了一碗速食麵。阿烏稀哩呼嚕吸吮著麵條，就像如今不在家的阿烏，也在這民宿的公共空間，按下了熱開水，等待幾分鐘，稀哩呼嚕吃起泡麵。想像家裡的廚房，那把許久未用的菜刀，乾燥在宛如裝飾的壓克力印著水果圖案的砧板旁，幾個生鏽的鍋子也瀝乾在一旁的架上，偶爾打呼般的冰箱，多半沉靜瑟縮著身軀在餐桌旁的角落。餐桌是上了漆的木桌，桌面因使用而褪色，不時印上外帶熱食，因此轉印塑膠袋上的紅花圖案在木頭桌上。

阿烏沒留心到，這一路，是否有可以買小吃，一碗麵或肉燥飯的那種小店。有過山產店的招牌，有過甕仔雞的餐廳，傍晚應該有麵包車穿梭在一路上，早晨，則有蔬果車行駛其間。

沿途的村子就長在路邊，往山林上去，或者往山谷下去的，也有狹長與路面平行著，也有在山坳的平坦處，民宿和餐廳多半是掛在路面上的，店面下，騰空，用一座又一座鐵架支撐在山壁上。

有些雜貨店則逼仄在路邊，貼齊山壁，還用鐵皮造了二樓的空間，可儲存貨物，也可以留宿過夜，或許是基於什麼原因，才有那樣的考量，無法及時返回村子的那種情況。

有的村子則沒有離路邊很近，還得在叉路之後，往上，持續延伸，才能進入聚落。

夫家阿媽家並不是在那樣的村子裡，而是得過橋，無論東南西北都要經過橋梁，才能進入阿媽家那條老巷子，那是一條古道，如今卻狹窄的，猶如一條巷弄。

那樣的村子像是長在沙洲上，四周溪流環繞。沙洲像一座土墩、土丘，也像是一座小山，看老樹的樹根由西北向東南傾斜而下的模樣，看附近鄰居家，猶如墊高了地基，才勉強構築出屋厝的模樣，在那樣的紅磚老厝邊，卻有斜對著，根本不是路的石敢當，而使阿烏有種錯覺，那出了家門口，得爬上去的古老村子，那裡所在地是土丘的頂端。

那村子是怎麼出現的？

過了橋梁處，還有幾間低矮的土墘厝。

原先，還有草厝仔。

位在溪流邊。

蓋在沙洲的土丘般。

就在東西南北皆是水道的位置。

彷彿那裡有船能通行。

那裡是桌山。

那裡是赤山。

「在沿海，可以瞭望到福爾摩沙的高山。」

這裡是福爾摩沙。

高山是玉山。

高山是馬禮遜山。

阿烏閱讀著，除了玉山，當然還有許多大山，只能在高速公路上，望見那些大山的模

樣，阿烏一個都不認識，就算明明很熟悉的，也沒辦法辨識出山的各個面向。從海面上，又是怎麼看到的？阿烏想像從海面上，看一座島還有島上群山的模樣。

「火山？」阿烏喃喃。

「想去，就去吧。」女兒說。

阿烏跟女兒之間，沒有太多的溝通，阿烏和女兒間的話語簡短。多半是阿烏的自言自語，關於阿烏在圖書館看見的，這座島的中央，白煙裊裊。

車子經過那座曾經白煙裊裊的區域時，只有斷斷續續的野溪溫泉。

阿烏的計畫是，從夫家阿媽祖厝的村子走出去，一直走，至於走出去，又能到達哪裡，或許就是阿烏想找出的答案。

從相似的村子，沿著車子能行駛過的道路，就是阿烏僅有的備案。由那些可能有過關連所以因此相像的村子，所延伸而出的道路，正位在省道邊。

阿烏的出發點則位在西邊，附近白鷺鷥群所聚集的那棵大榕樹旁，樹就在如今溪水邊的路面，車子就停在哪裡，阿烏多半會步行，過橋，進入巷子，回到阿媽家，就矗立在對面，看著，已經不是阿媽家的老家，前屋早已變成是別人的租屋處，是那樣的屋厝前。

夫家阿媽與阿烏，她們曾經又是如何走出那條巷子，往菜園的方向，就像爬上了一座小丘般的吃力。

溪流卻像是一張網，散開在菜園四周的土地間，最終流出了又一條主要水道，水道寬廣，水位高滿，在夏季時，彷彿是海，高過土地般的錯覺。原先，主要水道乾涸後，也就成為菜園，幾年後，有人在那水道邊蓋房子，慢慢也就在舊的水道所淤積的土地上，蓋起又一區的房子，像一座村莊般。進出，得爬上一道斜坡，又一道斜坡，拐個彎，在東西南北間。

阿烏開車，由如今還相似的村子，路過祭拜著同樣信仰的村莊，說著相似卻有些歧異語言的庄頭，沿著山路，爬上又一座山，越過另一座山，到達某一座山，跟著溪水，下降。溪水宛若是最先的通路，粗魯，蠻橫，霸佔了山的一部分，開出了一條道路，由山的頂端，往低矮的地方流經，漸漸從森林，就能到達出海口，直至海洋。

路就在溪水邊，阿烏也粗魯，蠻橫，霸道在山上的樹林間，穿過也許原先是山羌的道路，是長鬃山羊的生活區域，是水鹿可能會遷徙的地方，終究已經無法遷徙的那種森林裡，偶爾眼睛一瞥，好似有飛鼠翱翔而過的身影，有蛇在路面，有栗背林鴿的藍色與橘紅色飛了過去，有畫眉的聲響，傍晚的落葉裡，有黃鼠狼竄動的窸窣窸窣聲，阿烏路過一處露營區，有炒高麗菜與烤豬肉的香氣。

夫家阿媽不常煮豬肉，經常煎的是魚。

這會是阿烏害怕豬的原因否。

豬有時，使阿烏畏懼。

在某些地方，仍可以看見的是，豬的頭顱會被插在木柱上，那樣的豬等同於神靈，木柱在戶外，在祭祀的地方，在田地上。

依然在豬圈裡唉叫的豬，不會被插在木柱上。

在阿烏看來，那似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豬隻，甚至是可能兩種不同的動物。

阿烏會問：「為什麼要把豬頭插在木柱上？」

阿媽只顧著拜拜，她不會回答阿烏。
也許，有天，阿烏就知道了。
那種事情，是不大能用嘴說出來的。
阿媽給阿烏的感覺，正是如此。

阿烏給女兒的感覺，又是何種模樣。
不善言詞。
這或許就是標準答案。
實際上，阿烏多半是不清楚，有關於女兒提出的疑問。

夫家阿媽是否也不清楚，那些阿烏曾經問過她的事情。
阿烏有一天就知曉？

阿烏去了圖書館，也會把自己泡在書店裡……有時，雇主會忘記約定的時間，阿烏因此能在書堆裡轉呀轉。後來，阿烏也在跟女兒一起住過的地方，添購了書櫃，擺設書桌與一張舒服的椅子，阿烏陸陸續續買了許多書，跟夫家阿媽有關的，在那些古老的書籍裡說起。

《澎湖臺灣紀略》云：「自此以北，第不及知矣，又有大龜肉、鐵線橋、急水溪、赤山……」

《臺灣府志》曰：「石螺潭在大奎壁內。」

《重修臺灣府志》載：「大奎壁庄，離府治一百二十里。」

《續修臺灣府志》述：「觀音宮：一在鹹水港。」又述：「鹽水港街，距縣四十里，南通鐵線橋，北通笨港。」

那無數的名字，猶如夫家四周，那不同時期所設置的屋子，各自抹上什麼樣的泥土、稻穀，綁上什麼樣的草，插上竹管，最後又抹上牡蠣殼所燒製的灰泥，還要塗上白色油漆，漆上藍色油漆在木頭柵欄上，屋內又如何架起，猶如龍骨般的大梁，歷經篋仔屋、土墘厝，最後屋子成為紅磚墊高的整棟式紅磚屋，那是一棟又一棟不相連的屋子，就在村莊內。

那樣的村子究竟是一座村子，還是不同座的村子，是在相同的位置，抑或是相鄰卻各自相異的地點，矗立在土地，而不是石頭，是在「那拔」或是「茄拔」，而不是溪石，是從「那拔」或是「茄拔」所流下來泥土，使阿烏經常做夢，夢到阿媽家曾經有一座土丘，「那拔」或是「茄拔」是土丘那樣的土否。

使阿媽所說出來的語言，混雜著許多村子，又像是村子裡，本就混雜著許多來自不同村子的人，而說出外邊，是「巧面」的音。香腸是「緣潛」的音。香皂是「沙文」。三個字詞，出自三種文化。是一座村子，在不同時代所產生的記憶，又或者是不同卻相鄰的村子，彼此交錯，所留下來的生活習慣。

就好像有著村子有石敢當，有的田邊插著木柱，有的地方插著豬頭殼。

女兒曾在半夜醒來，哭著對阿烏說：「有鬼。」

又或者是阿烏在半夜，醒在夫家阿媽家的時候，說著：「有鬼。」

還是阿媽，曾在半夜裡睡不著，聽見外邊有人在抓鬼，就在竹林裡，在最後一間草仔

厝，在原來的另一座村子的界線內，一群人衝了進去。

扛著神轎。

揮舞著法器。

柴刀。

鋤頭。

高舉著火把。

直至竹林消失。

《赤崁集》云：「鼉鼓轟林人野哭，舉屍炊炙睇以燠……安置鬼牛與鬼鹿。鬼殘日夜傷幽獨。」

鬼是什麼？

阿烏回答女兒說：「比祖先更早住在這裡的。」

「誰在傷幽獨？」女兒問。

「鬼的家人。」阿烏答。

「鬼的家人依舊住在這裡？」女兒問。

「成為某一支的祖先……」

阿烏並不是很確定，聚落真正的樣子、範圍，又有什麼人真正住進去過。

書籍上描繪，附近的聚落裡，房屋是相連的，一幢又一幢，也有不相連的屋子，一棟又一棟，散布在其他房屋的四周。如果由那些屋子走出去，便能踏過竹子架高的走廊，走下竹木搭蓋的樓梯，就只能踩在泥土上，四周都是樹。

《臺海使槎錄》云：「野番巢居穴處……。」

也有住在洞穴裡的。

還有什麼模樣的村莊。

村子，究竟是何時開始聚集起人的？

《臺灣隨筆》曰：「番民，種類甚繁……秦始皇時……童男女五百人入海……。」

屋子又是何時興建起的，阿烏毫無頭緒。

大龜肉就是最初否。

大奎壁，是因為烏龜的發音？

鹹水港，是因為倒風內海的海水？

鹽水港街。

那裡的溪水間，有龜，有蛇。

有虎？

工作的地方，有一位大姊，也住在鄰近阿媽家的地區，那樣一位與阿烏交情甚深的大姊，名字喚為阿紅。

阿紅曾經就跟阿烏提起：在附近那些村子形成以前，或許早有名稱，名稱就來自於天上的星星。

奎宿。

阿烏懂的，也就這麼多了。

阿紅懂的，顯然比阿烏多更多。

奎宿，並不只是一顆星。

還有，其他的星星……阿烏思索著。

阿紅會說，不只是天上的星星，還有地上的星星。

地上的星星，阿烏自是不清楚。

「村子裡，是有星星的。」

阿紅說過，關於那些村子裡的石頭灘地。

對阿烏而言，那些全是石頭。

在阿烏印象裡，阿烏沒看到石頭在發亮，只看見穿山甲一溜煙就到水邊。

空氣裡有很腥的氣味，那些多半是蟲蠅螻蟻，還有穿山甲散出來的味道。

「就只是石頭。」

阿烏說完，抬頭看，夜空中，有蝙蝠飛過。

蛾在路燈下，萬頭攢動成一個巨大的蜂窩般。

阿烏跟阿紅曾在過年，相約回南部時，就佇立在橋邊，橋下曾經住滿烏龜和甲魚。

有人說：這村子長得像烏龜。

這村子還有一個可怕的名稱，跟龜肉有關。

阿烏對自己想起的記憶，打了一個冷顫。

阿紅問阿烏說：「這裡真的有在賣龜肉？」

阿烏的牙齒喀喀喀了很久，才終於以緩慢的速度，親口說出：「就在市場裡面。」

阿紅沒聽過龜肉，阿月說村子是星星，是石頭才對。

阿烏因此不得不告訴阿紅說：「我在圖書館裡，借了本書，裡頭描述有人吃了太多太多的龜肉，龜肉便把那個人包了起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阿紅問。

「什麼之後？」阿烏問。

「那個人去了哪裡？」阿紅問。

「消失了，或許是死掉了，我忘記了。」阿烏答。

寒風或許吹至，就算在夏夜，也有可能因為前方的海水下過雨，而吹入一陣陣涼風，拂過這座村子。

阿烏看不見那樣的海水，頂多只能嗅聞到氣味，但阿烏知道沿著溪流，就能到達海邊，那樣的位置，就在阿烏跟阿紅目前所在的前方。

阿紅也打起一陣哆嗦。

阿烏越來越冷，而直發抖。

「你怕龜肉？」阿紅問。

阿烏點點頭，說起：「但我一點都不害怕烏龜。」

阿紅笑了，她問阿烏說：那本書，為什麼要那樣寫？

阿烏不知道，只是從此記得，這座村莊有過名字，就叫做龜肉。

「龜肉好像就不是烏龜了。」

阿烏點點頭，卻找不到任何形容詞，來解釋龜肉把人包住的現象。

「那個人或許就變成烏龜了。」

阿紅想出了故事最有可能的結局。

原來，阿烏是擔憂會變成烏龜。

「我沒吃過龜肉。」

阿紅笑了，她說：「我也沒有。」

「龜肉為什麼會包住那個人？」

「或許是因為龜殼被丟掉了。」阿月還說起，「就像有一匹馬愛上女子，女子的父親殺馬，馬頭就載著女子飛上天空。」

「女子怎麼樣了啊？」阿烏問。

「故事就結束了，那是某一個地方的故事。」阿紅答。

阿烏眼睛直朝這四周轉呀轉，「這不是一個地方，而是一座村子。」

地方，聽起來像是跟土有關。阿烏想著，什麼也沒說。

馬頭為什麼要載著女子飛上天空？龜肉也把那個人捲起來，飛上天空？阿烏思忖著。

阿紅告訴阿烏說，圖書館裡，還有另一個故事，「阿烏還看過一個女孩被馬載走的故事，她被馬皮捲了起來。」

「她變馬了？」阿烏問。

「不，她變神了。」阿紅答道，「這是另一個地方的故事。」

阿烏隱約也聽過類似的故事，在別的地方，在那個故事裡，被馬皮包起來的女孩，變成了蠶。

在更遙遠的地方，跟馬有關的女孩，最後卻變成月亮。

就像這個有月亮名稱的村子，曾經也有過老虎的名稱，月亮是否跟老虎有關，阿烏尚不知情，如同阿烏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嫁進來這村子。

地方聽起來，不只是一個村子，或許先前有過一個村子，之後還會有一個村子。地方是土，村子像是長在地方上的東西。

阿紅也說：「故事不只是一個故事，故事之後還會有另一個故事，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。」

故事，是從哪裡長出來的。阿烏搖搖頭。

只知道阿烏和阿紅眼前所矗立的這座村莊似乎有許多名字，彷彿名字不只是名字，名字之後還會有另一個名字，就像村子之後還會有另一個村子，或許這些村子根本就不是同一個

村子。土長出了一個又一個村子，像是花開花謝般，村子凋零了，又會有另一個村子。

阿烏跟阿紅因此聊起村莊的名字。

阿烏告訴阿紅：有人說，村子的名字就來自於過去集會的木屋有關，那樣的屋子很多，為什麼只留下這個村莊，要以那獨棟的木屋為名，關於這點，阿烏也是想不透的。

「村子名字應該跟軍營有關。」阿紅說。

阿月說：軍營跟天上的星星有關，那是一隻白色的老虎。

阿烏不禁打起哆嗦，想起，村子後來的名稱似乎跟龜肉沒有關聯，村子的稱謂漸漸跟海有關，首先是一座港口，然後是鹹水與淡水的差別。

那樣的一座港口，名稱跟阿烏的母親一樣，是跟月亮有關的名字。

村裡村外的人們都說：有一座港口，長的就像月亮。

阿烏跟阿紅從沒看見過港口，只注意到廟前方，像是一窪池塘，那裡的水被堵塞住了，要好久好久以後，泥沙才會被清除掉。

阿紅又說起老虎，說那種老虎在西邊，在天空上。

阿紅說的，原來是那樣的星星。

阿烏只注意到在這座村子的西邊，還有另一座村子，在那樣的村子裡，曾經存在著一種屋子。

「那就是老虎的屋子。」阿月說著，「那種屋子的名稱就跟老虎有關喔。」

那樣的屋子，住過老虎？

後來，阿烏跟女兒所住的地方，是一處社區，離溪水不遠，也有地名叫座虎尾厝，說的，正是那種長得像老虎尾巴的屋子。

「我沒見過老虎。」女兒常說。

「我在動物園裡，見過老虎。」阿烏說，「也在路邊，曾經看過有人用藍色卡車，載著一只巨大的籠子，籠子上蓋著黑布，黑布被微微掀開，老虎探頭看著阿烏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女兒問。

「我當下心想，好可愛的動物。」阿烏答。

無論如何，也無法連結，如果不是仰賴著動物園的解說牌，在路面見到了，也沒辦法馬上連結，那就是電視上所播放的老虎，是動物圖鑑照片所呈現的老虎，是圖書、插畫上所繪製的老虎，阿烏沒有老虎那種印象，以至於根本不可能在當下，反應出，牠是一隻老虎。

什麼是虎尾厝？無論書本上，如何清楚說明，阿烏也不覺得那屋子像是一隻老虎。

蓋出虎尾厝的人，知道老虎否。

住在虎尾厝的人，認識蓋出虎尾厝的人否。

稱呼那種屋子為虎尾厝的人，又住在哪裡，在那一種屋子裡生活，原先是認識老虎的？

虎尾厝和老虎一樣，通常都在溪邊。

驟然降下的大雨，使阿烏不得不停在路邊，透過拼命刷洗著窗戶的雨刷間，阿烏看見前方不遠處，似乎有一家餐廳。

雨刷的嗡嗡聲。

窗外嘩啦啦的雨聲。

阿烏得待在車內，還是能步出車外，或許考慮將車子停好，撐著傘，快步走進餐廳。

一間外觀裝飾著竹子的餐廳。

實際上，餐廳是水泥瓦所覆蓋下的鐵皮屋吧。

水泥瓦，有天，可能會掉落的。

就像夫家阿媽家的屋子，上頭的紅瓦，在阿媽離開後的第三年，開始一片一片被颱風吹走，被下雨天的雨水給打落，有的則是地震搖下來的。

親戚不時說起。

阿烏一次也沒走進去，最多就將腳步駐足在公媽廳前。

那裡擺放了許多雜物，之後就連這樣的空間，也會租給別人。

在那種時刻到來之前，最後一位留下來照顧祖厝的，是住在前屋的親戚。

那時候，夫家阿媽已經離開多久了，屋子仍在原本的位置。

如果想像著宇宙、地球與太陽那種問題時，又覺得村子可能已經在不同位置。無論如何，只要依循著過去已知的路線，仍然能輕易找到村子，走了進去，也就代表村子並沒有搬遷。阿烏是這樣理解著。看著一座曾住過的聚落，不知何時起由溪水邊長了出來，像一座山，路蠻橫的鑽了過去。

親戚說明著，關於前幾日，專家、學者、教授與學生們的研究結果。

阿烏才終於踏了進去，看見屋瓦不知道何時，全都消逝。

踩過的地面，僅剩下乾乾淨淨的紅磚，沒有原本堆在地面上的雜物，有些新的房客，是在牆面縫隙角落所長出的野草，以及攀在牆壁上的蕨類。

沒發現其他動物，或許是因為無法遮風避雨的緣故。

一間房間是如此，再一間房間也是如此，又一間房間也是如此。

阿烏默默無語，像是確認過了，什麼都在消失，總有一天，都會是那樣的。

自從阿媽離去那時起，阿烏便感知到世界是這樣的。

包括，阿烏的婚姻。

和平的，分開。

回到原來沒有關聯的那種關係。

村子消失前，想再回去看看。

親戚聊起：「大學那邊派來的教授，也說，幸好公媽廳的杉木結構，依然保存完整。」

阿烏對親戚，笑了笑。

親戚又說：「附近還有保存良好的古厝，不如一起去看看。」

阿烏點點頭。

親戚領著阿烏，走進一間雜貨店的屋後，一座相當氣派的紅磚紅瓦屋厝就矗立在瓜果架旁。

阿烏與親戚又走進另一間古厝，裡頭昏暗，梁上吊掛著拜天公的香爐，杉木結構看起來更為繁雜堅固，牆面上，還掛有木頭原色的匾額，廳前則有骨董太師椅，椅子前，都有能墊

腳的獅虎座。

阿烏拿起相機，隨著親戚的腳步，一間古厝拍過一間，懷著是什麼都可能會逝去的心情。

想想，真是失禮。

親戚熱情介紹著，阿烏卻哀傷著自己的心緒，像是在跟老家附近的古厝們一一道別般。畢竟，已經是沒有關聯的。

阿烏想著。

是完全失去了夫家與娘家般，以那樣疲倦又鬱悶，對著親戚苦笑。

當時的阿烏想不到，竟然無心，卻為那些古厝，留下了最後的身影。

一場夜晚的地震來襲，阿烏接到不少電話。

在過年時節趕回老家，看見的，依然是結構良好的公媽廳，後面的房間再無房間的模樣。還有附近的幾間老厝，也沒逃過地震強烈的搖晃。

夏天時，一場又一場的風雨，消失了更多的屋厝。

阿烏，似乎仍舊跟夫家，有著什麼樣的關聯。

沒有全然消失的。

經歷了霸道般的，像山林裡的路徑……又像是那一間間老虎名的屋子……還有老虎般的姊夫，以及她很想看一眼，真的老虎，在野外的老虎。

「想去，就去吧。」女兒說。

只要沿著相似的村子，行經說著相近語言的村莊，依循那樣的道路，爬了上去，翻了下來，也就能沿著溪水，到達海邊，那裡又是一座港口，真正的海港，能看到船的那種地方，真的是海邊，就在大洋的邊緣。

那裡，船依舊進進出出。

那裡有真正的火山。

那裡，也有真正的老虎。

「太陽聽說是老虎變的。」女兒說。

像是有十顆太陽在洗澡的火山。

火山最後會變成什麼模樣……阿烏想起姊夫說過。

「那裡住進了，會變成老虎的人。」

「那裡的老虎會變成豬……」

「那裡有變成豬的人。」

阿烏只看過豬頭殼，像是某種守護，猶如神兵神將。

阿烏不只一次做起年少時的夢，伴隨著島上不時傳出的地震，只覺得腳下土地的確有凶猛的山豬，也有說是牛，是鹿，是螃蟹，是大蛇……如果變成那樣的豬，或許就跟老虎沒什麼不同了。

那裡仍然有火山，有老虎。

只要從那裡，搭船，就能到達其他的島嶼。

屬於火山的島嶼，是世界上僅存老虎還生活在野外的地方，是一座座有老虎的島。

阿烏無論如何也想親眼去看看，那樣的地方。